

廿二史劄記

附補遺

七



廿二史劄記

附補遺

七

趙翼撰

中華書局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四

宋史數人共事傳各專功

貝州王則之亂。討平之者。明鎬。文彥博也。而鄭驥傳則云。王則反。討平之。竟似驥一人之功矣。又楊燧傳。謂燧攻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劉闥傳。又謂闥從攻貝州。穿地道。闥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度師。遲明師畢。入貝州。平。功第一。則即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卒。賜諡文正。司馬光。劉敞。俱駁之。光傳曰。光謂諡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當之。乃改諡文莊。略不及敞之同議。則似光一人所駁矣。敞傳又曰。敞疏三上。乃改諡文莊。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改矣。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過宮成服。趙汝愚擁立寧宗一事。據汝愚及趙彥逾傳。是時宰相留正去位。中外洶洶。汝愚謀立嘉王。即寧宗欲倚殿帥郭杲爲用。以告彥逾。彥逾嘗有德於杲。遂承命。以汝愚謀告杲。杲乃領兵衛寧宗卽位。是此謀本出汝愚。而彥逾共成之。厥後汝愚因此擁立之功。爲侂冑所忌。得禍最烈。正以此也。而葉適傳則謂是時趙汝愚計無所出。適責知閣門事。蔡必勝不得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冑。三人定議。適亟白汝愚。汝愚乃遣侂冑。關禮。以內禪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禪祭。遂立嘉王卽位。則此謀又係葉適與蔡必勝等定議。後以告汝愚者矣。按紹熙行禮記。又謂是時汝愚計無所出。宗室彥逾責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視。汝愚曰。奈何事急。向承天門叫幾聲。自割。

殺耳。彥逾曰：無益也。乃爲畫計，請於太皇太后，以嘉王卽位，而尊光宗爲太上皇帝，使侂冑共成其事。據此，則首謀又屬彥逾。然宋史彥逾傳不載其首謀畫策，或紹熙行禮記所云：非當日實事。

宋史各傳錯謬處

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有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之語。薛居正五代史、周顯德四年，世宗親征壽州，劉仁贍上表乞降。是薛史原有此語。然薛史僅鈔實錄，而未及詳考事實。至歐史則已辨明仁贍之不降。實副使孫羽以仁贍病篤，詐爲其書以降者。所以特列仁贍於死節傳。今宋史袁彥等傳尙云：然。豈元人修史時，并歐史亦不檢對耶？韓世忠傳：世忠屯焦山，謂烏珠蓋史名至，必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實，乃令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旣墜而馳者，訪之，卽烏珠也。按金山在水中，豈能騎而入？又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紀勝謂伏兵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乃作傳者於此等處亦不訂正。曹友聞傳：元兵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按顯忠係紹興中歸宋，卒於乾道中。距友聞與蒙古兵戰時，已六七十年。安得尙統軍耶？或另有一李顯忠，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陳宜中傳：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援常州。玉、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之。宜中釋不問。文天祥傳亦謂朱華、尹玉等戰五牧敗，兵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斬其指，皆溺死，全不發一矢。走歸。是張全並未戰也。而尹玉傳乃云：淮將張全、廣將朱華大戰於五牧，則全又在力戰之內矣。功罪混淆，莫此爲甚。又劉師勇與姚胥守常州數月，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斃，躍不能出，師勇舉

手與訣而去。是師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見張世傑傳及元史伯顏傳并鄭所南集。而王安節傳則謂師勇復常州後。卽赴平江。使安節在常拒守。又似師勇未嘗與常州之難者。此又一史中自相矛盾之處也。呂蒙正傳贊謂國朝三次入相者。惟趙普呂蒙正。然蒙正之後。又有張士遜呂夷簡文彥博皆三次入相。蔡京并四次入相。蒙正傳贊所云。亦未深考。

宋史列傳又有遺漏者

一代之臣甚多。自非大奸大忠。原不能悉載。然有必宜載而反遺漏者。俞文豹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軍。中書舍人姜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朶擊之。死。曹勛北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爲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此二事忠節凜然。史傳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無之。彭義斌自山東起義。隨李全來歸。卽與趙范趙葵破金兵。義斌獨擊至下灣渡。掩金人於淮。見賈後傳後因李全亂。楚州制置使許國走死。義斌斬全使。大罵誓必報此讐。會全攻恩州。義斌卽出戰敗之。全求制置使徐晞稷書與義斌速和。義斌致書趙善湘曰。不誅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斷其南路。必可滅賊。賊平之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見李全傳趙范亦謂善湘曰。義斌盛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尊朝廷也。見趙范傳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朝廷雖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義斌俟朝命不至。拓地而北。進攻東平。嚴實潛求救於蒙古將博羅罕。而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不奪其兵。而留青崖峒。

所掠實之家屬不還。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旣下真定。道西山。而北博羅罕兵始至。義斌分兵與實陽助而陰伺之。實危急。卽赴博羅罕軍。與之合。與義斌戰於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敗被執。史天澤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也。肯爲他人屬耶。遂死之。見元史嚴實等傳後朝廷討李全。詔有云。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已加贈典追封。見李全傳是義斌之忠義勳績。比趙立、李寶、魏勝等更有過之。則宋史何得無傳。乃僅散見於李全等傳。而不另立專傳。豈非闕漏耶。又吳縝作新唐書糾謬。至今尙傳其書。而宋史無傳。劉克莊詩集文集爲宋末一大家。今亦無傳。此皆史家之疎也。

宋史排次失當處

宋史又有不必立傳者。歐公五代史不立韓通傳。爲本朝諱也。宋史補之。而以李筠、李重進並列爲周三臣是矣。他如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藥元福、皆五代時人。從恩入宋。改封許國公。其入宋史可也。彥珂、懷讓、元福、當宋初卽病歿。趙昂、李穀、竇貞固、李濤、趙上交、張錫、張鑄、邊歸謙、劉濤等。并未官於宋。則傳之何爲。或以五代史無傳。不得不於宋史存之。然李穀、李濤在五代尙有事蹟可紀。其餘本不足書。乃一概入之列傳。仍不過敘其歷官。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策。宋臣中宣緒別之傑、鄒應龍、金淵、張礪、饒虎臣、戴慶炯等傳。亦但敘履歷。絕無一言一事。則傳之何爲。其他編次之失。更有當改定者。張憲、牛皋、楊再興、皆岳飛部將。舊史本附飛傳。後元人修史。另編爲卷。說已見前劉子羽、胡世將、與吳玠兄弟在蜀同功。

其事應與玠、璘相次。今亦各爲卷。此猶曰：官有文武之別也。解元、成閔皆韓世忠部將，宜附世忠後。郭浩、楊政皆吳氏部將，用兵與吳氏相終始，宜附玠、璘後。今皆另編爲卷，蓋亦元人改舊史而排次耳。王友直、李寶皆自北起義來歸，既同列一卷，李顯忠亦自鄜延起事，開關數國，冒死南投，功名尤著，魏勝起兵漣水，據海州以歸，與寶共事，此數人者，應彙列爲一卷，以顯忠爲首，勝、寶、友直次之。而今皆各爲卷。秦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終爲檜所憐，則次翁應附檜傳後。陳自強之附韓侂胄，與次翁之附秦檜一也，則自強亦應附侂胄後。乃皆編入列傳，不著奸黨何也？權邦彥、徽欽時人，卒於高宗紹興三年，乃廁於寧宗諸臣之列。汪若海、張運、柳約亦皆欽、高時人，而廁於理宗諸臣之列。林勳、劉才邵等皆高孝時人，并廁於德祐末造李庭芝諸人之列，不幾顛倒時代乎？南唐世家既立韓熙載傳矣，劉仁贍、皇甫暉、姚鳳皆完節於南唐者，何以不爲立傳，以附於熙載後？南唐徐鉉、北漢楊業後仕於宋，既入之宋臣傳矣。南唐之周惟簡、西蜀之歐陽迴亦皆仕宋，歷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臣傳，而仍附南唐、西蜀世家之後乎？此皆自亂其例者。想見元人修史草率從事，徒以意爲排次，不復詳細審訂也。

史家一人兩傳

史傳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審訂，遂有一人而重出者。如顧寧人指出元史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卽第九卷之雪不台，十八卷之完者都，卽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卽三十

九卷之石抹阿辛，皆是一人兩傳，可見修史者之草率從事。然蒙古以國語爲名，譯作漢字，但取其音之同，而字不必畫一，致有此誤，猶有說也。若舊唐書列傳之七十二，既有楊朝晟，九十四又有楊朝晟，五十一既有王求禮，一百三十七又有王求禮，宋史列傳之一百十六，既有李熙靖，二百十二又有李熙靖，考其事蹟，實係一人，並非偶同姓名者，是修史之草率，更甚於明修元史時。至如遼史有三耶律托卜嘉，舊名耶律，不也，一在列傳第二十六，一在第二十九，一在第四十一，又有兩蕭罕嘉努，舊史名蕭，韓家奴，一在列傳第二十六，一在第三十三，又有兩蕭塔喇噶，舊史名蕭，塔刺葛，一在列傳第十五，一在第二十，金史又有兩達蘭，舊史名達蘭，一在列傳第十，又名古雲，舊史名古雲，一在第十五，又有四羅索，舊史名羅索，一在列傳第十，其三在五十七，同爲一傳，當時已以大婁室、中婁室、小婁室別之，又有兩額爾克，舊史名額爾克，亦同爲一傳，當時亦有草火訛可、板子訛可之別，此則名雖同而人各別。蓋遼、金、元皆以國語爲名，諸人國語之名本同故耳。至如金史之碎不斛，即元史之速不台，即元將之國汴京，據金史，宋史之兀良哈斛，即元史之兀良合台，即征交趾，由粵西北歸者，此又修史時各據所譯漢字入傳，不暇彼此訂正也。

監板宋史脫誤處

余家所有宋史二本，係前明南北監板各一，其中誤字落句，不一而足。如尤袤傳高宗崩，靈駕將發引，忽議配享，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表言祖宗典故，既附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之前。

不加詳議。恐無以服勳臣子孫之心。乃詔更議。後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表轉禮部侍郎。云云。按萬里所著誠齋揮麈錄。謂洪景廬以浚殺曲端一事。輟其配享。是邁乃輟浚者。今傳反云邁請用浚。又按楊萬里傳。高宗崩。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與。是邁本未以浚入配享。尤表傳所云張浚當是張俊之誤也。配享兼用文武。邁既請用呂頤浩。趙鼎。兩文臣。則武臣必是韓世忠。張俊耳。又曹勛傳。紹興二十九年。勛副王倫爲稱謝使。至金。金主將侵淮。助與倫歸。言和好無他。按倫自建炎元年卽爲通問使。至金。紹興二年。粘罕使倫歸報。七年。再使金。回。八年。又往。偕張通古來。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宮太后。被拘河間。十四年。金人欲官之。不從。乃縊死。是倫之死。在紹興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尙有與曹勛同使之事。及閱王綸傳。二十八年。金將渝盟。邊報沓至。二十九年。朝論欲遣泛使覘之。綸請行。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歸言鄰國恭順。皆陛下威德所致。然是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綸耳。據此。始知勛所副者。乃王綸。非王倫也。又張邵傳。邵初使金。遇秦檜於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後其弟祁下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此數語。上下不貫。邵既有德於檜。檜自黨護之。檜死。則不能免株連矣。乃反云檜死得免。此必有脫落字句處。皆刊刻時校讐不精之故也。當別求善本改之。

趙良嗣不應入奸臣傳

馬植、燕人以取燕策于童貫入奏。徽宗寵之，賜姓名。李良嗣又賜以國姓。圖燕之議由此起。斯固召禍首謀。然良嗣但建此策，聽不聽則在乎廟堂之持議也。及良嗣奉使，由海道至金，與金太祖約，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中、析津府。自是凡數往返，會金太祖殂，金人欲變元約，但予以燕京及薊、景、檀、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後山前十七州，今如此，信義安在？金人不從。良嗣又奉使往，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又不從。嗣良嗣又至，以答書稿示良嗣，曰：「燕京係我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我朝。」良嗣曰：「租隨地出，豈有予地而不予租稅者？」金人曰：「燕租六百萬，今只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良嗣曰：「我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是良嗣銜命往來，能以口舌抗強鄰。以上皆見續通鑑綱目故宋史本傳亦謂往返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使無收納張覺之事。金人亦難遽起兵端，而中華疆土復歸版圖。良嗣方且當入功臣傳中，乃張覺之叛金來降，主國計者貪近利而昧遠計，輒輕爲招納。良嗣方苦口爭之，以爲失歡強鄰，後不可悔，而舉朝醉夢，卒不聽從。果致金兵得以藉口，不惟新得之地盡失之，并至變輿北狩，神州陸沈。此則王黼輩之貪功喜事，謀國不臧，於良嗣無與也。乃事後追論禍始，坐以重辟，已不免失刑。修史者又入之奸臣傳中，與蔡京等同列，殊非平情之論也。

王倫

王倫使金，開關百死，遂成和議。世徒以胡銓疏斥其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張燾疏斥其虛誕，許忻疏斥其

賣國。遂衆口一詞。以爲非善類。甚至史傳亦有家貧無行、數犯法、幸免之語。不知此特出於一時儒生不主和議者之詆譭。而論世者則當諒其心。記其功。而憫其節也。倫本王旦弟。易之後。初非市僧里魁。其奉使在建炎元年。是時金人方擄二帝北去。凶饑正熾。誰敢身入虎口。倫獨慷慨請行。其膽勇已絕出流輩。及至金。被留。久之。尼瑪哈舊名粘罕使烏陵思謀至。倫卽以和議動之。欲使其還兩宮。歸故地。尼瑪哈雖不答。然和議實肇端於此。卽洪皓之以畏天保天語悟室。猶在後也。已而尼瑪哈有許和意。紹興二年。先遣倫歸。次年卽遣李永壽、王翊來。值劉豫內犯。議遂中格。七年。徽宗鄭后計至。復遣倫充使奉迎。并乞河南、陝西地。是冬。豫旣廢。倫入見金主。金遂以烏陵思謀、石慶偕倫來議。八年。再使金。金卽遣張通古等來。許歸梓宮母后。及河南、陝西地。九年。倫充使再往。金竟以河南、陝西地先付之。設使金不渝盟。則存歿俱歸。境土得復。倫之功豈南渡文武諸臣所可及哉。祇以金人自悔失策。旋毀前議。倫遂被拘於河間。其後和議再成。遂不得身預其事。然創議於敵勢方張之時。與收功於兩國將平之日。其難易旣不同。且倫之議和。則請帝后、疆土全歸。而未議及歲幣。迨秦檜主和。則寸土不歸。反歲輸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徒得一母后二旅柩而已。其難易更不可以道里計。而況李永壽等之來。賴倫以雪中舊識。稍損其驕倨。張通古等之來。又賴倫委曲調護。使秦檜就館受書。以免屈萬乘之尊。是其周旋於事勢難處之會。卽朱弁、洪皓輩有不能及者。蓋弁、皓僅完臣節。倫則兼濟國事。其所任爲獨難。故皓歸。亦極言倫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

何以使人實深服其心力俱殫也。及被拘六年，金人欲用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其時兩國和議久成，化讐爲好，卽受金官職，亦非反顏事仇。況家本莘縣，鄉土已屬於金，於私計亦甚便，乃力拒不受。甘被其縊死。金史謂倫已受官，又辭乃縊死。宋史則謂不受官，而被害。按倫如果受官，豈復抗辭？是必未受官也。是不惟謀國之忠，歷百艱而不顧，而徇國之烈，甘一死而不撓。視弁、皓等得歸故國，身受寵榮者，其身世尤不幸，志節尤可悲也。而區區身後之名，又以市井無賴數語傳爲口實，至今耳食者，幾視爲倖功擲闔之人，此不可不急爲別白也。

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

角力而滅其國，角材而臣其人，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於殺戮者。獨宋初不然。周保權被擒，授千牛衛上將軍，薈京城舊邸院居之。湖高繼沖納土，但令王仁贍知軍府事，而仍令繼沖鎮其地，迨繼沖入朝，改授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鎮彭門。凡十年，其叔高保衡、歷知宿、懷、同、汝、四州及光化軍，其臣孫光憲亦官黃州刺史，梁延嗣亦官復州防禦使。南劉鋹戰敗被擒，仍封恩赦侯，賜第居京師，進封彭城郡公。南李煜城破始降，封違命侯，居京師，後封隴西郡公。其子弟多授大將軍、衛將軍等官，從善爲通許監軍，從誦歷知隨、復、成三州，季操歷知淮陽、漣水二軍，蔡、舒二州，仲寓官郢州刺史十餘年，其臣徐鉉等皆官於京師，更無論也。南唐孟昶既降，賜第京師，封秦國公，尋卒。子元喆歷知貝、定二州，又爲鎮州兵馬鈐轄，移滑州，以病求小州，乃移潞州而卒。元珪歷官宋、曹、兗、鄆都巡檢，出知滑州，其臣伊審徵官靜難軍節度使，移鎮

延安趙彥韜授興州刺史。移澧州。毋守素歷知趙州、容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西陳洪進納土。後封杞國公。賜第居京師。子文顯仍知泉州。移知青、齊、廬、三州。文顯歷知房、康、同、耀、徐、衡、六州。文顯歷知海、濮、濰、沂、黃、五州。文頊歷知登、舒、二州。漳錢俶納土。後封淮海國王。賜禮賢宅居京師。後出爲武勝軍節度使。改封南陽國王。子惟濬屢加諸鎮節度使。常居京師。惟治知真定軍府。兼兵馬都部署。惟濟歷知絳、潞、二州。又爲永州團練使。改成德軍。惟演仕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許州。俶弟儼判和州。吳歷知宋、壽、泗、宿、四州。其臣僚孫承祐知大名府。改知滑州。沈承禮知密州。吳劉繼元降。封彭城郡公。賜京城甲第一區。授保康軍節度使。其臣李惲歷知廣、許、孟、三州。馬峯分司西京。北漢統計諸降王及諸降臣。無一不保全者。此等僭僞竊據之徒。歸降本非素志。況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國勢易搖。豈能一無顧慮。乃其主皆賜第京師。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職州郡。掌兵民之權。而廟堂之上。不聞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無反側不靖之意。於此見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詐力從事者所可及也。後之論者。往往謂宋開國之初。卽失於弱。豈知不持詐力以爲強者。其強更甚也哉。

宋諸帝御集皆建閣藏貯

宋諸帝御集。各建閣藏貯。自眞宗始。眞宗晚年。以所著詩文六丁謂等曰。朕聽覽之下。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範。亦平生遊心於此也。謂等請鏤板宣布。共七百二十二卷。并作天章閣貯之。自後諸帝御集。皆倣

此例而閣名各不相襲。英宗建寶文閣。藏仁宗御集。神宗以英宗御書亦附於內。哲宗建顯謨閣。藏神宗御集。元祐二年已詔蘇轍劉敞等編次神宗御集四年徽宗建徽猷閣。藏哲宗御集。高宗建敷文閣。藏徽宗御集。孝宗建煥章閣。藏高宗御集。寧宗建華文閣。藏孝宗御集。又建寶謨閣。藏光宗御集。理宗建寶章閣。藏寧宗御集。度宗建顯文閣。藏理宗御集。每帝各建一閣。雖頗繁費。然亦足昭敬謹。且見諸帝文治之盛也。又每閣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等官。俾專職掌。以上皆見本紀如神宗以章衡爲寶文閣待制。謂之曰卿爲

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除人。今以處卿是也。見衡傳

錄名臣後

真宗錄唐白居易後利用爲河南府教授。元稹七世孫爲台州司馬。裴度孫坦爲鄭州助教。又錄唐長孫無忌段秀實等孫皆教官。仁宗錄唐狄仁傑張九齡郭子儀顏真卿後。神宗錄唐魏徵狄仁傑段秀實後。皆見本紀。按舊唐書段秀實傳。自貞元後。凡赦書褒忠。必以秀實爲首。又貞元六年。赦書授顏真卿一子五品官。文宗時。又以真卿曾孫宏式爲同州參軍。五代史劉遂清傳。唐朝渾郭顏段之後。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爲常制。是唐及五代時已有此制。宋蓋仿而行之也。

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

真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則李賢妃也。仁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則李宸妃也。神宗之爲皇太子。其母本

高皇后然生帝時。尙在英宗潛邸。未爲后也。哲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朱德妃亦非后也。惟欽宗生時。其母王氏已冊爲后。故欽宗以嫡長爲皇太子。後卽位。竟北遷於金。南渡後。光宗母係郭皇后。寧宗母係李皇后。然誕育時。亦皆在潛邸。未爲后也。惟度宗后全氏。正位中宮。後生德祐帝。咸淳三年立全。此理之不可解者。國亡統計有宋一代皇后。正位後所生太子。祇靖康、德祐二帝。而二帝皆爲失國之君。又有已立爲太子而不得繼統者。太宗之昭成太子元禧。眞宗之悼獻太子祐。哲宗之獻愍太子茂。猶皆死後追贈。未嘗及身爲儲君也。其生而立爲太子者。欽宗嫡子諡。朱后所生。生時雖尙未爲后。然正妃也。故諡爲嫡皇孫。當時已稱祖宗以來所未有。欽宗登極後。立爲皇太子。後竟隨北去。高宗之元懿太子。寡潘賢妃所生。苗劉之變。爲所擁立。改元明受。高宗復辟後。立爲皇太子。未幾殤。孝宗之莊文太子。郭后所生。嫡長子。乾道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二十四薨。寧宗之景獻太子詢。本宗室子。開禧初立爲皇太子。年二十九薨。再育宗室子貴和爲皇子。賜名竑。雖未加太子之號。然已居儲貳。繼體攸屬。後爲史彌遠擅廢。降封鎮王。不得其死。是不惟正后所生太子不吉。卽非正后所生而冊爲太子者。亦不皆吉也。

宋初考古之學

考古之學。至南宋最精博。如鄭樵、李燾、王應麟、馬貴與等是也。然宋初制誥之臣。已多博雅。乾德三年。范質等三相俱罷。將獨相趙普。而無宰相書敕。帝以問陶穀。穀曰。古來宰相未嘗虛位。惟唐文宗甘露之變。

數日無相。左僕射令狐楚奉行今尙書。亦南省官。可以書敕。竇儀曰。非承平令典也。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卽宰相也。可書敕。從之。儀之論固是。然古來偶有朝無宰相之故事。穀獨能記之。又普獨相後。太祖欲置之副。而難其名稱。問穀。下宰相一等有何官。穀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遂以薛居正、呂餘慶爲參知政事。倉猝一問。卽能援引故事。可見熟於典故。腹笥中無不有也。太祖改年號乾德。以爲古所未有。後於宮中得乾德錢。以問竇儀。儀對以魏、蜀曾有此號。詢知果自蜀中來者。始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太宗時。皇子元傑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洎謂六朝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內史等。佐王爲治。或王子不之國。則內史行郡事。唐改爲長史。凡親王授大都督。不之鎮。而朝命大臣臨郡者。卽有長史之號。謂親王之上佐也。如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出鎮幽州云。盧龍軍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是也。今王旣爲大都督。又爲長史。則是王自爲上佐矣。卽此數條。可見諸臣於朝章國典。無不究心有素。倉猝閒卽有據依。足資朝廷制作之討論也。又錢俶薨。諡忠懿。張洎爲覆狀。有受寵若驚。居亢無悔。語。張倖駁之。謂亢龍無悔。非臣子所宜言。洎對狀曰。易之九三。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因時而惕。故愈於上九之亢。正義云。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其能免亢龍之咎者。以慎守免禍也。是人臣能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作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

量盧杞作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張說作祁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皆就人臣而言也乃詔洎援引故實歷歷有據罰泌一月俸以一亢字而援引典故辯博如此其學可知神宗有殿名宣光哲宗問林希古有此名否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名顯承此又諸臣熟於經史之學原本本非以口給也自朝章國故之不講則有如蔡京誤以唐太宗爲宋太宗而廢尙書令者矣徽宗紹尙書爲之今不須復置說者謂宋太宗未嘗爲尙書令惟唐太宗嘗爲之今誤以唐太宗爲宋太宗乃蔡京當國不學無術之故也見京傳自經義史學之不講則有如章惇謂北郊祀地只可謂之社而欲廢北郊大禮者矣惇以北郊止可謂之社黃履曰天子祭天地皆稱郊故詩北郊之謬遂然則北宋文學之臣稽典故援經史俱確有據依豈後代所可及哉

宋初嚴懲賊吏

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賊吏最嚴蓋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御極以後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按本紀太祖建隆二年大名府主簿郭顥坐賊棄市乾德三年員外郎李岳陳偃殿直成德鈞皆坐賊棄市蔡河綱官王訓等以榛土雜軍糧磔於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賊殺人棄市開寶三年將軍石延祚坐監倉與吏爲姦賊棄市四年將軍桑進興洗馬王元吉侍御史張穆左拾遺張恂皆坐賊棄市劉祺賊杖流海島六年中允郭思齊觀察判官崔絢錄事參軍馬德林俱坐賊棄市此太祖時法令也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泗州錄事參軍徐璧坐監倉受賄出虛券棄市侍御史趙